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之一百一十

列傳卷五十六之六十

卷五十六

西南夷

卷五十七

司馬相如

卷五十八

淮南厲王

淮南王安

衡山王

卷五十九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卷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用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朝對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

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常昭云漢為縣屬將荆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

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其西靡莫之

今廬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

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以什數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



滇最大 如淳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二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君長以

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懸漢書作推音直追反

結音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常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 北至牒

榆 常昭曰在益州牒音葉○正義曰上音牒牒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牒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王屬

也 名為雋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常昭云益州縣○正義曰雋音髓今澧州也昆明雋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 皆編髮隨畜遷徙 正義曰編

步典反畜許又反 母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

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雋○索隱

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常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

○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曰猶羌

萬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自笮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冉駹最大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并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 其俗或土箸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

大 索隱曰案東邑名即白馬也○正義曰括地志曰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

山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躡 其義曰其畧及郎州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

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 索隱曰躡音矩灼又楚莊王弟為盜者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 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滇

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 旁平地肥饒數

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萬曆二十六年刊

已巳庚子年刊

列傳 二

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

頰音案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

處險阨故道纒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笮馬棘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夔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索隱曰常昭云棘屬犍為音滿北反服虔曰舊京師有棘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

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枸音

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秦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根

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頰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

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牁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

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柯處仍改其名爲牂牁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

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

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

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

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屬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

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

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

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

索隱曰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

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

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成轉相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

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

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

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

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

常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璜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

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

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

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

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留為求

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雋州南

昆縣是也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

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

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

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

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

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

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

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

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

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

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
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
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掬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前○索隱曰掬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掬剽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
徐廣曰犍為并荆越雋益州武都沈黎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躋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湯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索隱曰右不宜

在西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故其

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相如既學索

密索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相如受 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宗

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至嚴夫

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

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

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

曰案臨邛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

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

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

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是時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

之郭僕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挑也

以琴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了及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樓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得托子尾未為妃交情通體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

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

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

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

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

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頴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

如往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

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

曰鑪酒肆也以上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

為墮邊高似鑪稱此者言其無耻也今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

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漑者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

游郭璞曰厭游官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

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

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

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

郭璞曰曰稱說鳥有先生者徐廣曰鳥一作惡鳥有此事也爲齊難

郭璞曰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

故空藉此三人爲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

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

音託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

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

罔彌山郭璞曰罟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罟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揜兔麟鹿

射麋腳麟徐廣曰麟音吝駟案郭璞曰脚倚足麟車轆索隱曰韋昭云脚謂持一脚也司馬彪曰

脚倚也說文云驚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

也染濡也音而公反又音而悅反濡之於輪鹽而食之

同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

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

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偏觀也又惡足
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予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
亡棟反又音莫
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
南郡華容縣郭僕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
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
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
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化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
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峯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注
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
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波陲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

赭堊

徐廣曰一作作取○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
出少室山亞王曰堊本草云一名白堊也雌黃白

坳

徐廣曰音符坳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莢也○索
隱曰白坳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

黃出武都山谷
與雄黃同山

錫碧金銀

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
碧謂王之青白色者也**衆色**

炫燿照爛龍鱗

郭璞曰如其石則赤王玫瑰郭璞曰赤

琳璿琨瑀

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琨瑀石次王者琨
瑀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

辭玫瑰
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

瑊瑳石武夫

徐廣曰石似玉瑊瑳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

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

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

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
蕙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五

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葉正紫也張揖云衡柱衡
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麩
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
樂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蒞埋蒼
云齊蒞一曰囂字林曰蒞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囂音
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
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
雅云烏蓬射于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
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江離麋蕪諸蔗得且
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
徐廣曰得音四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
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柘也傳且蕪荷也○索隱
曰吳錄曰臨海縣開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即離騷
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花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
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
麋蕪根名藭芷藥對以為藁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
芎藭藁本江離藁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得音昔各反
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藁
荷屬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案衍壇曼
知孰是

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窰下壇曼
平博也衍音弋單及壇音徒且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郭璞曰巫山今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音計
在建平巫縣也
葳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請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
曰苞蕪也○索隱曰斯音斯郭璞云葳酸醬江東名烏
葳折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
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蘋徐
曰薛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類其卑溼則生藏
蒿也莎音侯也青類似莎而大也音類
葳蒹葭東薔離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薔似蓬草實如葵
而葉大葳葳葳草也蒹蒹也葳蒹也○索隱曰卑音婢
卑下也郭璞云葳尾似茅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
蘆也郭璞云蒹葭也似蘆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蒹葭又
云葳蒹也似葳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燕亂音五患反
蔽音敵廣志云東薔子色青黑河西記蓮藕菰蘆徐廣
云貸我東薔償我白梁也離胡謂菰米蓮藕菰蘆曰生
水中○索隱曰郭璞菴藺軒芋漢書音義曰菴間蒿也
云菰蔣也蘆葦也菴藺軒芋軒芋猶草也○索隱曰

郭璞云菴蘭子可療病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

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有一二斛瓮吞正義曰似

以飾器物也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柟豫章郭璞

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二

木生至七年枕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

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正義

其實如小甘辛美南入以為梅也藥離朱楊徐廣曰

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

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檉柳栲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栲音鄂

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其上有赤

暖蠶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鵠雛孔鸞騰遠射于

郭璞曰鸞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

遠鳥名射于似孤能緣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

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蠃

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兕象野犀正義曰兕狀如水牛

音顏韋昭一音岸鄒誕兕象野犀象大獸長鼻牙長

丈俗呼為江援犀頭似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諸之

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

角鋸牙食虎而駕乘雕王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

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索隱曰郭

璞曰言覽乎陰林觀壯立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眇

受詘徐廣曰眇音劇駟案郭璞曰眇疲極也詘盡也言

遮也眇倦也謂遮其倦者眇音劇詘音屈說殫睹衆物

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

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鄧被阿錫漢書音義曰

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被阿錫阿細繪也錫

布也。正義曰揄紵徐廣曰揄音史。正義曰揄與

按東阿出縞也。織紵也。編雜織羅壑霧縠郭璞曰言細如

鮮支也。徐委曲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鬱積簡謂也塞縮也縞

谿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縠積今之帶攝古

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縠縠縮蹙之也。縞音側救

反。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紛紛索隱曰郭璞曰衣長

非反。下方。揚袍卹削徐廣曰袍音迤衣袖也。郭璞曰張揖

云揚舉也。卹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摩地扶輿倚委也。正義

削刻除貌也。蜚織垂髻徐廣曰織音艾駟案郭璞

倚靡而翕呶萃蔡漢書音義曰翕呶衣裳張起也萃蔡

反。郭璞云萃蔡猶堆聚也。正義曰韋昭云呶音呼甲

曰呶火甲反萃音翠蔡千萌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錯翡翠之威蕤徐廣曰錯音措。繆繞王綬郭璞曰綬所

正義曰顏云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翮也。王綬以王飾綬也。言飛翮垂髻錯翡翠之旌幡或繞

博物志云翡翠身通黑唯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縹乎忽忽若神仙之

仿佛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嬖珊勃宰上

金隄索隱曰嬖珊音素忽反下也宰音素忽反揜翡翠射鵝鷄漢書音義曰鵝鷄鳥似鳳

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鵝鷄山鷄也許慎云鷺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拔宜李彤云鵝鷄神鳥飛光竟天

也微增出織繳施徐廣曰繳音斫弋白鵠連駕鵝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

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鵝也正義曰鵠水鳥也駕鵝雙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鶴下玄鶴加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鶴似鴈而黑赤呼為鶴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怠而後發色純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游於清池浮文鷁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書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棹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棹棹也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

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擬金

鼓吹鳴籟漢書音義曰擬撞也籟籟也榜人歌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榜聲流

喝徐廣曰鳥邁反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礪

礪礪礪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

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纏乎淫淫班乎裔

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陽雲

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

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將割輪

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干內反駟案郭璞曰將膊淬染也將音衛也臣竊觀之齊

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郭璞曰言有惠況也

王悉發境

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

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

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

索隱曰有

作階蘇林云階音渚小洲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

邪縣界正義曰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

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游觀音一與反

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出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

成山在萊州文登縣射乎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浮勃澥

漢書音義曰海

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游孟諸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

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邪與肅慎爲鄰

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

云鞞鞞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百

右以

湯谷爲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

正義曰服虔

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曾中曾不蒂芥

索隱曰張揖云蒂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覺有也

若乃倣儻瑰

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

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上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

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

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

言見先生是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

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

何為無

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

曰

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

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

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

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

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

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類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

言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

山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為北

終始霸漣出入涇渭

索隱

曰張揖曰霸出藍田西北而人渭漣亦出藍田谷北至

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并頭

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華陰入河**鄠** **鄠** **潦** **滴** 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

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滴通出聲也案張揖云滴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

勞勞水出鄠縣北注渭渭水出杜陵今名沅水自南山

皇于陂西北流注昆明池人謂案此下文入川分流則

從涇渭霸漚豐鎬潦滴為八晉灼則云計從丹米以下

至滴除潦為行潦凡九從霸漚以下為數凡七案今滴

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漚豐鎬潦滴上

林賦所謂八 **紆** **餘** **委** **蛇** **經營** **乎** **其** **內** **蕩** **蕩** **今** **八** **川** **分** **流**

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八** **東** **西** **南** **北** **馳** **驚** **往** **來** **出** **乎** **椒** **丘**

之闕行乎洲淤之浦 **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

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

之闕楚詞曰馳椒丘且馬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

徑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桂林林名** **過** **乎** **泱** **莽** **之** **野**

也見南海經也 **過** **乎** **泱** **莽** **之** **野** 漢書音義

謂大荒之野 **汨** **乎** **渾** **流** **順** **阿** **而** **下** 郭璞曰 **赴** **隘** **陝** **之** **口**

觸 **穹** **石** **激** **堆** **埼** 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 **沸** **乎** **暴** **怒** **洶** **涌**

或作容澎 **滂** **潰** 洶音許勇反滂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

或作滂 **渾** **淳** **密** **洳** 索隱曰司馬彪曰洶洶跳起貌澎潰波相振也滂

于筆 **漏** **測** **泌** **瀉** 去疾也。正義曰畢勣密三音洳

反 **流** **逆** **折** **轉** **騰** **澈** **冽** 索隱曰蘇林曰流輕疾也 **澎** **湟** **沆** **湓** 索隱曰產亦

云滂渾水聲沆漑徐流也郭璞云鼓怒鬱鯁之貌也 **等**

○正義曰澎音彭反渾音祿反沆胡朗反漑胡伐反 **隆** **雲** **撓** 索隱曰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 **蛇** **澶** **膠** **戾** 索隱

萬曆二十六年刊

水經注卷之百五

水名

十一

也音批巖衝壅正義曰批白結反壅巖司馬犇揚滯沛

利索隱曰郭璞云滯沛水臨坻注壑正義曰坻音遲坻水

灑散貌滯音五制反索隱曰灑音士灑反滯音士卓

曰坻壑墟也灑音沈隱隱砰磅訶磕正義曰砰發萌

呼宏反濫苦蓋反皆郭璞曰滄音滴滴涓涓洽漑鼎沸郭璞曰滄音

廣雅云涓涓決流也周成雜字云洽漑水沸之貌也郭璞曰滄音

波跳沫徐廣曰汨滄漂疾索隱曰晉灼云滄音華給

轉貌也郭璞曰滄音華給悠遠長懷正義曰放寂寥無聲肆乎末歸然後灑

漑潢漾正義曰晃養二音郭安翔徐徊翯乎滴瀉索隱曰翯

音鶴瀉音縞詩曰白鳥翯翯郭璞東注大湖正義曰太

云水白光貌翯音鳥瀉音吳也

西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丑知反文類

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云龍子為螭張揖曰虬

無角曰螭按虬皆龍類而非龍音斬駟案鮪鱗鱗離徐廣曰鮪古

郭璞曰鮪鱗鮪也音豆曹漸離未聞正義曰鮪古

反鱗未卸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鮪音出樂浪鱖音度鮪音託

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鮪鮪鮪鮪徐廣曰鮪音娛皮有文

門之限則為龍矣鮪鮪鮪鮪出樂浪鱖音度鮪音託

多口魚駟案郭璞曰鮪似鯉而大也禹禹鮪鮪鮪徐廣曰禹禹

黑漢書音義曰鮪似鯉而大也禹禹鮪鮪鮪徐廣曰禹禹

作鮪音渴鮪音納一作鮪駟案漢捷鱗擢尾振鱗奮翼

潛處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玃璅江靡

郭璞曰靡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

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捷音乾鱗音祁捷舉

也鱗者魚背上鱗也蜀石黃磬郭璞曰磬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磷

磷爛爛采色滉盱叢積乎其中鴻鵠鵙鵙駝駝鵙鵙

曰鷓鴣霜鷓鴣似鴨而大長鷓赤目紫紺色也。○索隱

曰鷓音保郭璞云鷓似鴨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鷓

似鷹而鹿文也。○正義曰鷓鴣燭王二音郭云似鴨而

大長鷓赤目紫紺色碎水毒生子在深谷間中若時有

雨鳴鷓者生子善。○**駁睛驪目** 徐廣曰驪音環索隱曰郭

關江東呼為燭王。○**駁睛驪目** 璞云驪目未詳小顏云荆

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

而旋此其是乎驪音旋漢書亦作旋目。○正義曰郭云

交青似鳧而脚高。○**煩鷺鷥** 徐廣曰煩鷺一作番鷺鷥

有毛冠辟火災。○**煩鷺鷥** 音容駟索漢書音義曰煩

鷺鳧也鷺鷥似鷺灰色而雞足。○索隱曰鷺鷥鷓鷥

曰郭璞云煩鷺鷥鷓鷥屬鷺鷥一名章渠也。○**鷓鷥鷓鷥**

音鷓水鳥也鷓音斯鷓音火交反駟索漢書音義曰鷓

鷓蒼黑色郭璞曰鷓魚鷓也脚近尾鷓鷥鷓也。○索隱

曰張揖曰鷓鷥似魚虎而。○**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

蒼黑郭誕本作鷓鷥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 索隱

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泛。○**隨風澹淡與波**

音芳劔反廣雅云汎汎汎汎羣浮也。○**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掩薄草渚 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啞喋菁藻**

水草呂氏春秋曰大胡之菁也。○索隱曰左傳云蘋蘩

藻即聚也。○正義曰啞疏甲反喋文甲反鳥食之聲

也。○**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龍嵒崔巍峩峩** 正義曰龍力

反崔在回反嶽五。○**深林鉅木斲巖參差** 正義曰斲音咸

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斲巖參差** 又仕衛反參音

楚林反差楚宜反顏云斲。○**九變截薛南山峩峩** 漢書音

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九變截薛南山峩峩** 義曰九

變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截薛山在池陽縣。○**巖陀**

比。○正義曰變于公反截才切反薛五結反。○**巖陀** 遲音

錡推菱巖崎 郭璞曰隨崖際巖音魚晚反錡音蟻推音

崎音倚。○**振谿通谷** 索隱曰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

錡音掘。○**振谿通谷** 溪正溪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寒**

產溝瀆 漢書音義曰

谿呀豁 郭璞曰皆問谷之形容

也。○**谿呀豁** 郭璞曰皆問谷之形容

也。○**谿呀豁** 郭璞曰皆問谷之形容

加反問音呼下反。○索隱曰司

官陵別島 正義曰高平

曰陸大陸曰

馬彪云谿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官陵別島 正義曰高平

曰陸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歲磈叢癭**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水中山曰島。○**歲磈叢癭**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鳥罪反癭胡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歲於鬼反

磈魚鬼反叢

丘墟崑崙正義曰虛音墟崑口忽反又口隱麟鬱嶠正義曰崑崙力罪反皆堆壘不平貌

曰嶠音律郭云登降施靡正義曰郭璞云施靡猶連延陂池釋豸郭璞

曰釋音衣被豸音蟲豸也索隱曰郭璞云郭璞云陂池旁類貌陂音皮釋音被

游激淖行貌。正義曰溶音容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

廣平曰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臯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

也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某一

名王被以江離糝以麩蕪正義曰糝女又反雜以流夷漢書音義曰流夷新

夷也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怖駟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藤而生布種之者也

橫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門豪本射干徐廣曰揭音菜

車一名乞與橐本橐荻射干十月月生皆香此薑蕞荷索隱曰索隱曰案桐君藥錄蕞本苗似荷第

曰張揖云此薑子薑也案四明月令生薑謂之此薑音紫。正義曰蕞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夫荻可以為菹

又治蟲歲橙若蓀郭璞曰歲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

柚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

草似昌蒲而無春也鮮枝黃磔郭璞云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

生溪澗中蓀音蓀鮮云鮮支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蔣芋青蘋徐廣曰

草也小顏云黃磔者黃屑木恐非也蔣芋青蘋徐廣曰

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

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郁郁斐斐眾香發越

盼蠻布寫曉曉苾勃正義曰暗曉奄愛二音皆芳香於

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軋音丑人反盼一作

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

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其南則隆冬生長踰水躍波

池暮入於苑西坡中也獸則獠旄猱犛徐廣曰獠音容獸類也犛音狸一音茅

犛音狸一音茅犛牛黑色出西南微外也索隱曰郭璞云獠犛牛領

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張揖云犛犛牛其狀如牛而四

節生毛猱白豹也似熊庠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沉牛

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為犛牛毛可為鬃是也塵麋

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赤首園題郭璞曰

義曰塵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所未窮奇象犀

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犛毛其音

如犛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

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

似猪庠脚一角在頭也河郭璞曰言水漫東不

解地拆裂也揭寒也獸則麒麟角觴郭璞曰角觴音

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

揖曰雄曰麒麟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

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

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

弓

駒駮橐駝蛩蛩驛駮駮驢騾正義曰駒駮桃徒二

蛩音其恭反駮顛音橐音託駮徒河反

奚二音駮駮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

跨猶騎也言宮館彌山跨谷彌滿也

蒲山又跨谿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

也華棖壁璫索隱曰韋昭曰裁王為壁以當棖

也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陟

夷夔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夔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

穴底為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曰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

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弔反釋名

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

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

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青蚪蚴

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

蠲於東箱

正義曰蠲一糺反。象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山出象

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蠲蟬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園

燕於間觀

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園是也。

也。倭佺之倫暴於南榮

漢書音義曰倭佺仙人名也。索隱曰倭佺仙人名也。

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簷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

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

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

庭槃石振崖

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曰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厓音

之忍。欽巖倚傾差我磔磔

徐廣曰我一作池。磔音雜。磔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

磔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楫反。又字林音磔才匪反。磔五市反。

刻削崢嶸

正義曰郭璞曰珊瑚生木底

若彫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璞曰珊瑚生木底石邊大者樹高二尺餘枝格

交錯無有葉者也。

璿王旁唐

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

瑣編文鱗

徐廣曰瑣音彬

編音

赤瑕駁犖

索隱曰說文云瑕王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王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

反。雜甫其間

徐廣曰雜一云插。插一云選。

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

綏一作朝。采駟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荇華之玉。荇是琬

華是。於是乎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

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

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

甘橙棗

徐廣曰音

枇杷檉柿

徐廣曰檉音而善反。果也。○索隱曰檉音而善反。果也。

香草也。韋昭曰檉音汝蕭反。郭璞云檉支木也。檉音烟。此說爲近。說文曰檉酸小果也。淮南子云伐檉棗以爲

矜音 檉 檉厚朴 徐廣曰檉音亭山梨○索隱曰司馬彪

勤厚朴藥 檉棗楊梅 徐廣曰檉音弋井反檉棗似柿○索

名也 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

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 陶似燕莫

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 隱夫

鬱棣 鬱棣 徐廣曰鬱一作菓格音苔駟案郭璞曰

音逮 鬱棣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曰荔枝大如雞

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

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 羅乎後宮列乎北

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

園 園 郭璞曰園猶 下平原楊翠葉机紫莖 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楮 漢書音

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 華汜楸

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楸似櫟葉冬不落也 華汜楸

櫟 徐廣曰况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

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櫟合櫟也郭璞云楓似

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健為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

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攝攝平仲木也亦云火棗木一

云玉精食其子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徐廣曰頻一作賓

得為神仙也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駟案郭璞曰落獲

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櫟也皮可以作索餘未詳○索隱曰

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

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

胡桃核裏有膏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

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櫟也姚氏云擯一名 櫟檀木蘭

櫻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其焦頻音賓 櫟檀木蘭

豫章女貞 漢書音義曰櫟檀置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

落○索隱曰櫟音讒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櫟

檀樹也荆州記宜都有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喬木叢生名為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

菝葜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亂 古委 阬衡闕 阬

菝葜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發亂 古委 阬衡闕 阬

日發音拔駟案郭璞曰亂音委闕音惡可反阬音魯可

反○索隱曰郭璞云崔錯發亂者蟠戾相膠也阬衡闕

萬曆二十六年刊

碩者揭孽 垂條扶於落英 幡纒 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

傾敵貌也 紛容蕭瑟 旖旎從風 索隱曰張揖云

也 纒音所綺反 旖旎猶阿那也 蓋

荏苒吸 徐廣曰荏音栗 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

象金石之聲 正義曰金 管籥之音 正義曰廣雅云象籥

孔無底 籥謂之笛 有七 柴池 苾虜 徐廣曰柴音差 虜音

柴池參差也 苾虜不齊 旋環後宮 雜遝累輯 徐廣曰雜

也 苾音差 虜音側 氏反 被山緣谷 循阪下隰 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 於是玄猿素

雌 雌 獲 飛 鷗 徐廣曰雌音于季反 駟案漢書音義曰雌

飛鼠也 其狀如兔而鼠首 以其顛飛也 索隱曰郭業

曰 蠲 麗 鼠 也 紫 毛 赤 色 飛 且 生 一 名 飛 生 雌 音 贈 遺 之

遺 蠲 音 誅 玄 猿 猿 之 雄 者 黑 色 也 素 雌 猿 之 雌 者 素 色

也 獲 音 古 約 反 雌 今 狢 尾 端 為 兩 岐 天 雨 便 以 尾 挿 鼻

兩孔郭璞云獲色蒼黑 蛭 蝮 蠹 徐廣曰蛭音質 蝮案

能獲搏人故云獲也 曰不成之山有飛蛭 四翼郭璞曰蠹蝮似獼猴而黃 蝮

未聞 索隱曰張揖云蛭蟻也 蝮 猴 也 顧

氏云 獲 音 塗 卓 反 山 海 經 云 鼻 塗 山 下 有 獸 似 鹿 馬 足

也 上已有雌獲 此不應重見 又神異經云 西方深山有

獸 毛 色 如 猴 能 緣 高 木 其 名 為 蝮 宇 林 云 蝮 音 狄 蛭 蝮

二獸 蜥 胡 毅 蛭 徐廣曰蜥音在廉反 似後只身 毅音呼

子也 索隱曰張揖云 蜥 胡 似 獼 猴 頭 上 有 髮 鬣 以 後

黑郭璞曰 毅 似 虵 而 大 鬣 以 後 黃 一 名 黃 鬣 食 獼 猴 蛭

未聞 姚氏案 山經云 卽 山 有 獸 狀 如 龜 白 身 赤 首 其 名

曰 蛭 又 說 文 云 蜥 胡 黑 身 白 鬣 若 帶 手 有 長 白 毛 似 掘

板棲息乎其間 長嘯哀鳴 翩幡互經 正義曰郭云互

蟠枝格 偃蹇杪顛 正義曰天音妖 蟠音矯 杪音泃 沼反

也 頰申 於是乎隄絕梁 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 騰殊榛 正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列傳 七

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

疎間郭璞曰疎縣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

常雜亂移徙不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

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玄注

言宮館各自有也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

獵乘鏤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秦郭璞曰鏤象

曰黃帝駕象車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折毛

六交龍是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

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衛

公者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

者一隨天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

中然後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

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搏豺狼正義

擊也杜林云豺似狗手能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

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蒙

穴而蟄沿春而出也

鵠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孟康云鵠鵠尾也蘇折

之鵠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綉白虎徐廣曰綉音

耳鷄音曷决疑注云鳥尾為蘇也被幽文郭璞曰著斑衣。索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騎鵬冠武文單衣即此斑文也

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陵三變之危漢書音義曰三

處言獵人下此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

者弄解牙漢書音義曰解牙以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

索隱曰解音蟹

格瑕蛤鋌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

封豕郭璞曰豕大猪兩音窈嫺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

輿彌節裴回翺翺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

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戈作乘輿案節也倏復遠去

郭璞曰愛音謝盛反

流離輕禽楚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說

一作惠也○正義曰轉音衛抱朴子云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

羣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

正義曰怪物謂游臬飛虞也張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繁弱正義曰上烏繁反文穎云彎牽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臬檠蜚虞

郭璞曰臬臬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檠檠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什徐廣曰射淮的然後揚節而上浮陵

驚風歷駭颺正義曰颺音必遙反爾雅云謂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颺乘虛無與神

俱正義曰張云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麟玄鶴亂

昆雞 徐廣曰麟音麟。正義曰麟音 道孔鸞促駿驥拂

鷺鳥捎鳳皇 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反鷺鳥鷄反張云山

也正義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鳴前麟後雞喙燕

領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

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捷 捷鷺雛

掩焦明 鷓明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鷓明西方之鳥也

正義曰按長喙踈翼覓尾 道盡塗殫返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 素隱曰郭璞曰 降集乎北絃 郭璞曰絃維也北 率

乎直指閭乎反鄉蹙石闕歷封巒過鳩鵲望露寒 徐廣

音支駟案漢書音義曰 下棠梨 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

皆其泉宮左右觀名也 西馳宜曲濯鷓牛首

漢書音義曰宜曲宮名在昆明 漢書音義曰觀

池西牛首池名在山林苑西頭 名在豐豈水西北

近掩細柳 正義曰郭云觀名 觀士大夫之勤略鈞僚者

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 觀徒車之所鞿轆 正義曰鞿 乘

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 人民之所蹈躡與其窮極倦飢

徐廣曰 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

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 索隱

揖曰臺高上 張樂乎鞞鞞之宇 徐廣曰鞞音葛。索隱

干昊天也 也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之樂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
闕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

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閩

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
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

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
諷員三人楚詞云吳謹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

意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遼
也作西南夷歌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鎗磬

洞心駭耳郭璞曰鎗磬鼓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

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為

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

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

也列女傳曰築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曰靡細曼

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

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

媚都索隱曰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姣兮方

夫曰媚雅也或作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

閔漢書本作閔靚莊刻飭便嬛綽約粉白黛黑也柔

僮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僮嬛嬛皆骨體奕奕

也長艷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

也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僮嬛嬛皆骨體奕奕

也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僮嬛嬛皆骨體奕奕

也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僮嬛嬛皆骨體奕奕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五

張揖云袖也郭璞曰獨繭

蘭絲也埋倉云施衣長貌也

眇閭易以戍削徐廣曰閭易衣長貌

戍削言如刻畫作之媠媠微徧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媠

肩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皦

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長眉連娟微睇

皓齒以媠又曰娥眉笑以的皦音樂也

絲藐索隱曰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綿藐視遠色授魂

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我魂往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

以瞻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

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

離宮別館勿令人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

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詔則遍驚乎仁

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射狸首兼騶

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弋玄鶴建

千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

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

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

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悲伐檀素隱曰張揖曰

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樂樂胥素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主福祿也胥音先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

呂反樂音洛脩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

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繫靜

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放怪獸正義曰張云苑

乃射訖又歷設六經之要也也伏獵中奇怪之獸不

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羣臣

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素

曰漢書作焯然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

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

美溢也音怡戰反

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

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

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

愀變色貌超若自失逡巡辟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

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于虛言楚雲夢所有甚

萬曆二十五年刊

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也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西犍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犍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

犍捷為二郡犍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

二都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漢書曰用誅其

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

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

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

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

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

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

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郡又擅

為轉粟運輸皆非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

米箕縣著枯桿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

索隱曰字林云箕漉米藪也音一六反箕要云箕浙

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皆攝弓而馳

索隱曰攝音女頰反荷兵而

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被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索隱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

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

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

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

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

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

紀力反亟急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三十三

列傳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

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

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

不便索隱曰案謂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曰邛

者今為定笮縣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天子問相如相

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

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

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

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

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

守亭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

爛矢迎公子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太城

於界上是也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

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

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而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

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與張揖云斯俞才俞

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

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曰西

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微外至樊道人江華陽

國至漢嘉縣有沫南至犍犍為微索隱曰張揖云微塞水音妹又音末

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都

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焚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犍犍犍犍王首置犍犍郡也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

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

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

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

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湛音沉羣

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

却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祚存邛略

斯榆舉苞蒲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蒲字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

也軌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

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

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

夫邛笮西夔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曰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

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隴而不安夏后氏戚之

乃堙鴻水決流䟽河漉沈贍蓄徐廣曰漉一汙灑○索隱曰鹿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沉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東歸之於海而天

下未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心煩勤禹亦親其勞也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皮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胝種也一作戚

作媵音湊膚理也胝音臈○索隱曰張揖曰媵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胝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

莊子云禹胼無胝脛不生毛李頤云胼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

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程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

勤思乎參天貳地

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

天子與天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毛詩傳曰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濇衍

溢

索隱曰案浸濇猶漸浸也

懷生之物有不浸濇於澤者賢君耻之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

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

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

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盍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盍音戾。索隱曰張揖曰

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

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索隱曰三方謂西

夜郎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

微特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

索隱曰逖遠言其疏也

深闇昧得耀乎光明

索隱曰阻深漢書作阻

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作禩音支。索隱曰說文云禩安也音市支反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

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

於此矣索隱云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由

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

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

喜志林云相如欲減王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

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

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

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

避索隱曰案敞罔失谷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

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

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

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三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

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

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曰秦武王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曰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

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

雅云卒暴也 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 犯屬車之

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 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

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 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

猶時有銜楸之變徐廣曰楸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槩

也駢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為槩槩在銜

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

垂堂索隱曰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 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

柱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

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 坐人曾宮

之蹉峩漢書音義曰坐並也 臨曲江之隄州兮漢書音

義曰隄

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隄音

祈隄即碣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十五

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

谷窳兮窳欄徐廣曰窳音力士反索隱曰窳古江反音灼通曰汨干筆反汨減疾貌也翳音許及反漢書作鞞鞞然輕舉意也注平臯之廣衍觀衆

樹之翳菱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

今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夙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精罔閱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

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

山澤間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僊非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曰臞瘠也文子云堯臞瘦音巨俱反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

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索隱曰大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垂絳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

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氣於長竿垂旬始以為慘兮世彗星而為髻漢書音義曰旬如氣

如雄雞懸於葆下以為旒也鬚燕尾也世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漢書音義曰

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攬攬搶以為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丈末銳

屈虹而為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索隱曰應劭云旌旂屈撓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韜

紅杏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蘇林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潛闇冥無光也○索隱曰蘇林曰眩音炫潛音麩晉灼云紅赤色貌杏渺深遠眩潛混

合也紅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蚺或作虹

蟻蜿蜓低卬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須也

蓬卷音沛艾赴蜈佗以佗儼兮漢書音義曰赴蜈申頸

隱曰張揖曰赴蜈佗跳也赴音居勿反蜈音訥救反佗卑頭也佗音魚乙反佗音勅吏反儼音魚吏反

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曰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

上驤注云踉蹌是也踉蹌韜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矣以采倚徐廣曰蛭螻乍前乍卻也蛭音丑栗反蹀音勅略反

音義曰怵矣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踉蹌疾行互前却也韜音曷綢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略反韜音過韜音曷綢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廣雅曰偃蹇天矯也韋昭曰矣音答略反相如傳云脩矣遠去糾蓼叫界蹋以艘路兮徐廣曰艘音介至也

到反小顏云叫界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艘音屈三倉云踏著地孫炎云艘古界字也

騰而狂趨漢書音義曰茂葭颯卉翕燹至電過兮煥然

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

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圉而選

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瑤光北斗標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

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僊人陵陽子明也

○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僊傳云子明於沛銓縣旋溪釣得白龍

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漢書音義曰左玄冥而右含雷兮

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前陸離而後滴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斯

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僑此當是別人

而役美門兮正義曰張云美門碣石屬恐非王子喬也

歧伯使尚方徐廣曰歧伯黃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

氣也清氣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

華旗索隱曰絳音祖內反如淳曰蓋有五綵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

東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

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堯葬其陽九疑山零

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選膠葛以方

馳索隱曰廣雅云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昌勇反菴音膠葛驅馳也

息元反滂鼻決軋灑以林離徐廣曰音坦徑入雷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

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音坦徑入雷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川專 三三

鬼谷之崑崙鬼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楚辭曰黃鬼谷於北辰○正義曰崑崙口骨反崑崙力罪反鬼烏迴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反穰音回張云崑崙鬼磈不平也今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頽云五色之河也經營

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承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

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僂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

不可濟流入海阿僂達山一名崑崙山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二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奄息總極

汎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使靈媧鼓瑟而舞馮

夷徐廣曰媧一作媧馮名夷以庚曰溺死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

姓馮名夷以庚曰溺死人時若夢夢將混濁兮召屏翳

河常以庚曰好溺死人義正

曰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誅風伯正義曰張云而刑雨師正義曰沙

州有兩西望崑崙之軌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王為檻旁

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州酒泉縣南

八十里十六國秦亡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

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

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即

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僂達山亦名建山建山亦名崑

崑崙恒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媧水亦名崑

崑崙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蓋澤潛出大積石

大崑崙崑崙州謂小崑崙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

百餘里日月所相泐沈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

隱避為光明也日括地志云三危山排闥闔而入帝宮兮

正義曰章云

在沙州東南三十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三十三

列傳

三十八

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閭闔之門載王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

也舒閭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閭風在崑崙閭闔也亢

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

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

徐廣曰矐音下天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矐然白首石城金穴居

其戴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王勝也正義曰顏云

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青鳥也主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

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

霞兮噍咥芝英兮噤瓊華徐廣曰噤音祈小食也媿侵

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熾索隱曰

媿音魚倒景日在下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

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也道也驚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

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而無聞乘虛

無而上假兮超無有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

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

氏云漢書所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

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

之初肇自昊穹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

索隱曰文類徐廣曰率循也率適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也循省世近之遺迹也索隱

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徐廣曰逃聽者風聲徐廣曰遠古之風聲也聽察

則踵蹈者可知也徐廣曰紛綸蕪蕪堙滅而不稱者徐廣曰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曰紛亂也淪沒續昭夏崇號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

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

存徐廣曰若順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

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

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

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蓋字誤皇

甫諡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

生於畢程或者邳字宜為程乎或為胙比地有邳邳縣

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索隱曰爰於

說皆非也以言文王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

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而後陵夷衰微于
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于載之後，豈不善始善終
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

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

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

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

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羹涌原泉。韋昭曰：漢

德羹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

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

之德。湧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布也。上暢九垓

下沂八埏。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

九重之天下流。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

逝，邇陝游原，迥澗沭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

近者游其原。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漢書音義曰：始為惡

遠者浮其沫。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然後囿騶虞之珍群

化。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遮也。麋鹿

於庖。徐廣曰：導瑞禾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

嘉禾一名導，字林云禾。犧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

一莖六穗，謂之導也。獲周餘珍，收龜于

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招翠黃乘龍於沼。漢

萬曆十六年刊

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溼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詵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

鬼神接靈圍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圍為賓旅於閒館矣郭璞曰

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

亦惡乎漢書音義曰介太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

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憚音惠順也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眾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蓋號以况榮徐廣曰以况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况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况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上帝垂恩儲社將以薦成徐廣曰

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

陛下謙讓而

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缺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

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

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味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董亦

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

絕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並時抑屈摠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

地祇謁欵天神漢書音義曰欵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勩功中嶽以彰至尊

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

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

事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宮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

其事業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

者被被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太

義為一經將襲舊六為七韋昭曰今漢書摠仍舊六為七也據之無窮徐廣曰據

一作臚臚叙也○索隱曰廣雅云據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

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五十七

卷五十七

其義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

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

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

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乃作頌曰自

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徐廣曰滲音色陰及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濩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專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

君之來也韋昭曰名山太山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索隱曰索般般侯何也邁行也言

君何不行封禪

索隱曰索般般班胡廣曰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

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也亦於舜虞氏以興

索隱曰舜百獸率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社三代之前

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索隱曰胡廣曰正陽顯見覺寤黎丞

索隱曰燿燿炳輝煌

徐廣曰燿音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索隱曰如淳曰南面受朝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此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

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

託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

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

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兖州博至梁

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

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

之屬。索隱曰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

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者也。索隱曰

以天道接人事索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

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眾庶也。索隱曰張揖小雅

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

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

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

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

已得失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旌以

為靡麗之賦勸及風一猶馳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

相如縱誕

竊貨卓氏

其學無方

其才足倚

子虛過吒

上林非侈

駟馬還邛

百金獻伎

惜哉封禪

遺文悼爾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

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

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

第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
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
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
也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
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真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
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
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
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

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

裏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未亥袖四斤鐵錘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曰剄古鼎反剄謂刺

劉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

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

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

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

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

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

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反心口漢書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

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

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

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

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

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

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

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

失官爵稱七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

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

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

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藺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藺姓也

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擲衣衾葬

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

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誑也實葬肥陵地名下在肥水之上又佯

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

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翦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褻補長不欲

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忌簡忌

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

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

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

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

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

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

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廣邛郵

曰嚴道有邛焚九折阪又有郵置顯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

故曰嚴遣其子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勝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

蓋家室皆廩食給新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

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今故美

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

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表

盜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

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

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

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

食死至雍正義曰今歧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

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

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

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

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

布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

能相容顯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顯頊者而堯舜竄之故

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

同姓故云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

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諡法云置

暴慢無親曰厲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

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

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

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

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

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將兵救淮南

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

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

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褻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

萬曆二十六年刊

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逾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逾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
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畧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
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
昌號曰拊循百姓爲畔逾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
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

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

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畧者妄作妖言

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

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
候宋察之名

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
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

展曰調捕也孟康曰調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
偵劉氏及包豈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

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奉

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

女爲妃應劭曰王太后
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

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

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

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

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敵擊元朔五年太

子學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劔

也乃及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

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

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

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

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

治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討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詰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

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

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

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

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

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

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靄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闕奮擊匈奴

者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

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

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

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

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

言路由長安來姚丞

云道或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

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左

吳等案輿地圖蘇林云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部

署兵所從入工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

東工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

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

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

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

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

萬曆二十六年刊

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
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
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
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
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
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盆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
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

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
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
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

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薛

綜曰振子童男女

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止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

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
秦始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
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
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
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
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
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
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索煮海水以爲鹽
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
民衆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
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
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
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
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
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
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
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

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又矣非死之

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

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

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如淳曰不

以為子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兄秩數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

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

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

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

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茶

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

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

淮南有畔遂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

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

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

萬曆二十六年刊一

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

給玉恢所謂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

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

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

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

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

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

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

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

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

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駢案張

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且吳何知反璣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

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

萬曆二十六年刊

我令樓緩

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

先要成臯之口

正義曰成臯城在河南南四十二里周被下潁川

兵塞環轅伊關之道

正義曰環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關故關在河南縣南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

正義曰卽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

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

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

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

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饑饉

棘矜也

徐廣曰大鑱謂之剡音五哀反或是鐵乎○索隱曰劉氏饑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饑鄒音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

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第政苛刑峻天

下熬然若焦

索隱曰卽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

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

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
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
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
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
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
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
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故曰耐古耐字與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若態反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

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

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宮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

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官作

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

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解豸冠也

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

無定時也

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王欲發國中兵恐

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

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盧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

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

南收衡山以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

駟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

江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

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

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

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

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

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

也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

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

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伍被

自請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

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逾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逾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逾無道當伏其法而論

國史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

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母得宦為吏

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曰以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

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母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

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

南王安自剄殺

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符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

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

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

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

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

生子二人長男爽為

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
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
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
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
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疆榜服之衡山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
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
自調除國中今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
惠天子皆為置之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

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
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
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
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姪又
與客姪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
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
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
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

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工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

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容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

徐廣曰輜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

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

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

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

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

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

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

名也言孝作輜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羸至長

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
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
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
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
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
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
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
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
息索隱曰案漢書書表李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
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

治王王聞卽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
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
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
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逾仍父子再亡
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朝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詞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一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謂本法 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會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吊曰有

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

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

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

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

復矣後五月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

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

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庖車索隱曰庖

下也音婢王以為庖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

索隱曰柵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

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

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占之賢大夫合著

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氏為相

索隱曰按

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贊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

記異

耳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

產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

亦子期之兄弟也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

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

夜關

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

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耨耨耨婦人損其珮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
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
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
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

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
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
離過殺而伏劔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為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吏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愆

李離伏劔

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

汲黯列傳第六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翺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

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

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

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

為榮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其治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貴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

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絮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傳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傳柏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黯欲施仁義也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戇也

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

每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

事○索隱曰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

徐廣曰最上一作其也

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索隱曰踰

音庚案漢書作瘡瘡猶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

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淳

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藹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

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

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

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

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

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

日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

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

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

姊為皇后然黯與充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

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

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

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

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

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

官無錢從民贖馬索隱曰贖音時夜反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

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

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

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

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

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

邊關乎應劭曰闕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

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

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

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

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

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

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

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

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尾服虔曰梁孝王弟聲聞梁

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驥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驛可以請賓客○索隱

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

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

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

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

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山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

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

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

天下費多財用益置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人

一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

贊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郎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貴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云辜較也

陷罪贖為庶人項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

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情態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自古稱賢

淮南臥理

天子伏焉

積薪興歎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交道勢利

翟公愴旃

史記卷一百二十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

The image shows the front cover of an old book. The cover is made of a blue fabric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or damask pattern. The book is bound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tyle, with visible stitching along the spine on the left sid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with a red border. The label contains three lines of text: '133X', '8', and '25'.

133X
8
25